

踏上赣南大地的那一刻，我心中便被一种强烈的红色浸染着。那红色源自久远的历史，源自这土地的内涵，源自在此进行的一次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立的尝试。如今这红色更多的是来自于记忆，来自于文艺作品，来自于一种精神的象征。可当我真实地置身在这块土地上，才发现这块红色的土地，的确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令人兴奋的丰富性。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壮丽的英雄史诗，随着岁月脚步渐渐远去，岁月传承的那份激情，已化为了这块土地特有的养分，它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后代子孙，赋予他们求索思考、敢做敢为的勇气。不管是生息在这块土地，还是远走异国他乡，他们心中始终温暖着故土的颜色。

在我的印象里，赣南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地方。地处江西的最南端，地图上标记，赣州那省会南昌足有400公里之遥。然而，历史上这里却是闽、粤、湘三省与江西往来的枢纽。登上赣州古城的八境台放眼望去，章、贡两江分别从赣州的東西两侧绕城而来，在赣州城下相汇，由此形成了江西的第一大河——赣江。就在此时，我惊奇地发现，原本波澜不兴的章、贡两江，在交汇的一刹那翻起了波涛，久蓄的能量迸发而出，水声轰然，回荡天宇。

千百年来，赣江贯穿起江西南北，是一条黄金水道。它不仅承载着赣南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而且在历史变迁中，大量中原人溯赣江而上，迁徙到这里，并落地生根，从此形成了一个称谓“客家人”。中原人口的来到，为这块土地注入生机，促进了赣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赣南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客家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迁徙人口不断增多，客家人遂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体。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当年那场红色革命，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它留给今天的人们什么样的感受。来到赣南，我发现这块土地在经历了那场血与火的洗礼后，山川依旧苍翠，人心依然淳朴。当年那场革命风暴，蕴藉在赣南人们心中，目的始终没有改变，依然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进入瑞金，远远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鲜艳的红色。两猎红旗自豪地在道路两侧欢迎着人们。走近一看，肃然起敬，那红旗竟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两面旗帜，交相辉映，引导着你前行。行进在其中，就好像走在那段历史的进程中。仰望飘扬在蓝天的两面国旗，屈指一算，从升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镰刀斧头旗到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仅仅18年。走进叶坪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并不陌生，此前在照片上曾见过多次，但站在那庄严的屋宇中，望着当年会址的遗迹，心中还是涌起了一阵温热。环顾四周，是一间间用木板隔开的房间，从门口的牌子得知，这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各部办公室，简陋得让人不敢相信。屋中墙上悬挂着曾在此任职的领导人照片，一张张风华正茂、坚毅个性的面孔，充满着自信。由此使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满怀革命浪漫主义和坚定信念的青年人，在人民群众中会享有如此的感召力，其个人魅力也

## 红土地上的风景

□尹汉胤

是不可或缺的保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这里开始了悲壮的长征，一路拼杀，浴血奋战，将这一红色政权护送到了延安。15年后的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便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奇迹，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据统计，当时赣南有33万子弟参加了红军。瑞金当时24万人口，有4.9万人参加了红军。筹备长征时，仅瑞金一地，老百姓就为红军筹款60万元、粮40万斤。在创建新中国的征程中，赣南为中国革命捐躯的英烈有10.8万人。赣南人为什么甘愿如此付出呢？应该是一个朴素的愿望支撑着他们，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摆脱贫苦，过上富裕的生活。为着这一朴素愿望，赣南付出了重大牺牲。人口的锐减，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缺失，使得赣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都未能缓过元气来。经济发展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但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富足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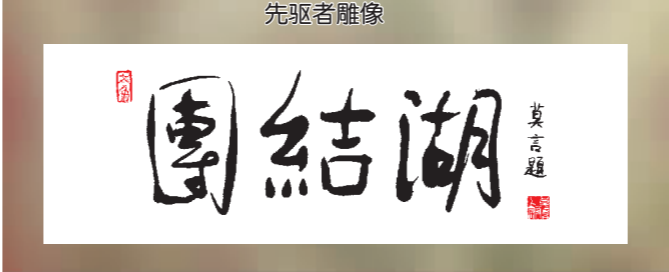
历史再一次证明，赣南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赣南人没有躺在先辈们的辉煌中一梦不醒。在新世纪的曙光中他们又一次奋起，将命运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如今的赣南大地，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已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之区。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地，因地制宜的新农村建设，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整洁的村容、硬化的道路、村民理事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许多新生事物出现在赣南农村。传统的农村生活，农业方式，正发生着巨变。红色的赣南大地，正在生机勃勃的新农村建设中日焕新颜。徜徉在赣南新农村，从赣南农民自信的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先烈们微笑的面孔、当年客家人迁徙创业的历史身影。这场新农村运动发生在赣南绝非偶然。历史证明，它无疑是当年那场革命的继续。主角依然是农民，目的依然是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只是当年的革命是对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今天的新农村运动是对落后的社会观念的变革，不同时代，却再现实

差别在圣凡之间。尤其奇异的是他不识一字（那没有一个生僻字的两首偈语是“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的），竟然发挥出盛传千年的大道理。我好歹也是初小肄业，比文盲明显有优势，如何落得饭桶这般。我对着祖殿鞠躬，表达我的敬意。阿斌听到慧能这多可敬处，磕了三个响头。他四十边子，生意做得好，也是没读过好多书，竟有没读过书如慧能者成就大事业，很受鼓舞，我们流连了一小时有多。步出南华寺，漫天毛毛雨。这又上了高速公路。行不多远，雨大些了，堵车，根本走不动。被困得不耐烦了，阿斌把车向后开，驶向一条卫星导航屏幕上指示的旧路。走过一程就后悔了，一条烂路，又滑又颠簸；头前的车看不见头，尾随的车看不见尾，进退两难。车子停停走走，速度跟爬不相上下。后来离开了雨，进入浓雾中，能见度不过20米。雾在某处制造了几起事故，然后就气定神闲地把我们囚在一个不给方向的灰蒙蒙的罩子里。车只好停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我想松松筋骨，推开车门见一摊跨不过去的烂泥，这又缩回来。有人在近处来回飘动，浓雾中的人影，亡灵一样。幸得阿斌做事稳当，加足了油。他怕我冷，开着暖气。视线失去了大山长谷的安慰，只好闭目养神。或许有一会儿我是睡着了。长沙的朋友来电话，问几时到的。我问阿斌，他说六七点钟吧，走出这雾，一般是好天气。

车子总算可以慢慢移了。我们盼着前路的阳光。走出一段路后，重雾已是强弩之末，越来越稀薄，甚至可以欣赏云烟缥缈，忽浓忽淡的景色了。这比刚才被剥夺了所有题材的沉闷，就多了些丰富与轻盈。天色亮了些，但还是浓云密布，等到完全走出雾统治的地段，又遭遇了一场冰雹的强攻。拳头大的冰雹砸到路面上，像死守城池的军队投下的飞石。不过看着弹跳的晶莹球体，要比陷在浓雾中活泼。路边不时有翻侧的车辆，有人在树下等着救援。阿斌担心砸碎玻璃，车开得急了，但不管他有多急也快不起来。幸好冰雹为时不久，轰轰烈烈一阵过去了。冰雹要有刚才雾的耐性，那就麻烦了。可能是在苏仙岭附近，我们见到了蓝天，阿斌想要补回失去的时光，车开得快。路面滑，当然不是很快。不过，那已经够痛快了。到底不是享受痛快的时刻，过了郴州不远，一股强风横扫过来，沙石翻腾，田畴狼藉；一大片黑得毛骨悚然的英雄踞前方。再走，暴雨，看不清路面。直劈下一条闪电，像一个裸体女妖，大幅度地扭摆明亮的躯体，径直冲向山腰，一株枝节盘缠交错的大树。树激动得燃烧，同时跟着闪电旋舞它浓密的枝叶。随后一声霹雳，大地六变震动。雷声犹如部落大战擂起的鼙鼓，狂放、糙野、雄视八荒。山腰那树，燃烧得纯粹，正欲慢慢释放它百年邂逅的惊喜，却被雨的嫉妒扑灭。闪电留恋那树，执着纠缠不肯离开。树不顾雨的狂暴，顽强喷发它的热烈。后来不知是一个女妖化出了一群女妖，还是一个女妖唤来了一群女妖，她们以雷、雨、风为衬景，带来天外的艺术。她们在天际、在头顶、在山巅、在旷野、在厚厚的云层中舞蹈。我看着她们在天和地之间汪洋恣肆，同时还看到痉挛的大地、奔腾的泥沙，看到公路变成汹涌激流，看到傲慢的、平时在公路上绝尘不羁的现代工业产品的一筹莫

展。风雨更加猛烈了，它们渗入雷电，风雨的呼啸，产生一些相互抵触的和声和怪异的不和谐音，我产生了投身它们的激情，投入雷电风雨的怀抱。在雾里我一点没有这样的感觉。假若在雾里也生出激情来，那么至多是纯沙龙的。但在风雨雷电中，我觉得我正年轻。我回到了过去。茫然、彷徨。想走、想奔、想跑的渴望占领了我。我重新面对不安、恐惧和挣扎。我有些希望眼前这个壮美的、破环的、恐怖、猖獗、玉石同様の宇宙不要消逝。我宁守在雷电风雨中，哪怕被殒毙。阿斌说，一天里遇到大雾、狂风、暴雨、冰雹、雷电，谁信啊。我起了“荒诞”。

荒诞不是无聊，更不是欺骗，荒诞不是让我们瞪目结舌就是让我们美不胜收。我说了这个意思，阿斌没有答理我。刚才他打听了情况，前面有山体塌方，快要清理好。路面有点松动了。他的眼睛直盯着路，盯着互不相让的车辆。他费尽苦心寻觅缺口。他想冲出去。或者说，他想逃亡。我们一路喧哗过末阳，这之后，除了温度愈行愈低，没有什么热闹了。到了株洲，车内显示“车外温度7摄氏度”。下车哆嗦着吃了一碗方便面。饥寒交迫中方便面的味道，百味俱全，妙不可言，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间常提及。是加油站附近的便民店，女老板坐在电暖炉旁边看电视，肥猫缩在她屁股底下。我们正准备干啃方便面，她提来一个热水瓶。这举动使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她人好，她问，看你俩单衣单裤，短袖T恤，短袖衬衫，广东来的吧？她又问，路上看见冰雹打死牛、雷公打死人了吗？阿斌说，没有啊，哪个说的？她说是电视里说的，一条牛被冰雹击中天灵盖，一个人在树下躲雨，变成一筒焦炭了。



垦。风雨更加猛烈了，它们渗入雷电，风雨的呼啸，产生一些相互抵触的和声和怪异的不和谐音，我产生了投身它们的激情，投入雷电风雨的怀抱。在雾里我一点没有这样的感觉。假若在雾里也生出激情来，那么至多是纯沙龙的。但在风雨雷电中，我觉得我正年轻。我回到了过去。茫然、彷徨。想走、想奔、想跑的渴望占领了我。我重新面对不安、恐惧和挣扎。我有些希望眼前这个壮美的、破环的、恐怖、猖獗、玉石同様の宇宙不要消逝。我宁守在雷电风雨中，哪怕被殒毙。阿斌说，一天里遇到大雾、狂风、暴雨、冰雹、雷电，谁信啊。我起了“荒诞”。荒诞不是无聊，更不是欺骗，荒诞不是让我们瞪目结舌就是让我们美不胜收。我说了这个意思，阿斌没有答理我。刚才他打听了情况，前面有山体塌方，快要清理好。路面有点松动了。他的眼睛直盯着路，盯着互不相让的车辆。他费尽苦心寻觅缺口。他想冲出去。或者说，他想逃亡。我们一路喧哗过末阳，这之后，除了温度愈行愈低，没有什么热闹了。到了株洲，车内显示“车外温度7摄氏度”。下车哆嗦着吃了一碗方便面。饥寒交迫中方便面的味道，百味俱全，妙不可言，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间常提及。是加油站附近的便民店，女老板坐在电暖炉旁边看电视，肥猫缩在她屁股底下。我们正准备干啃方便面，她提来一个热水瓶。这举动使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她人好，她问，看你俩单衣单裤，短袖T恤，短袖衬衫，广东来的吧？她又问，路上看见冰雹打死牛、雷公打死人了吗？阿斌说，没有啊，哪个说的？她说是电视里说的，一条牛被冰雹击中天灵盖，一个人在树下躲雨，变成一筒焦炭了。

## 坑道口外，有一棵桃树

□石 英

尽管只是一棵普通的桃树，恐怕也够得上如今电视栏目中的《天下奇观》。只可惜，它是在近六十年前，而且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但就是那样，也引得坑道内一连战士们的好奇：“这是棵啥树呢？是棵神树吧？”也难怪，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敌方的炮弹可着量地倾泻，空中飞机饱和轰炸，山头削掉了一两米，哪里有树木，就连一棵草芽也寻不到踪影。一到战斗的空闲时间，同志们就禁不住走出坑道口，回头看看所在的793高地，天生爱开玩笑的三班战士小卫一伸舌头说：“喂，老美的‘油桃子’飞机把我们的高地都剃成和尚头了。”坑道在那时，一排长董军敏锐地发现，在坑道口左手30米处有一棵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桃树，这时还冒出了不少花骨朵。说是他的“敏锐发现”，一点也不夸张，长达半个月的血战，一个连队只剩下60多人，同志们两眼盯着

前，手里的枪口除了盯着敌人，哪里还顾得上左顾右盼？所以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大知识分子”赵文书也连声说：“一排长，伟大发现！”

大伙儿惊喜之余，不禁纳闷：一切有生命的植被都被敌人毁灭了，为啥这棵桃树能逃过残酷的命运？是敌人的飞机和炮火还有一星半点的“仁慈”，来个“网开一面”？才不会呢，出国作战两年来，同志们可算领教了他们灭绝人性的无所不用其极，就连老鼠、跳蚤、蜈蚣、臭虫都用了，到处撒布致命的细菌，这样的主儿，还能对一棵桃树下留情？谁能解开这个谜底呢？小卫说：“这棵桃树不大。”

曾经读过《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一排长董军又加了个注解：“旧小说里常有这么句话：合当命不杀绝。”赵文书有时偷闲写诗，他的话有点文绉绉的一时听不懂：薄热，一起床即觉热气湿浸浸的，坐也难安卧也不宁。昏沉中，一幕回忆撞开我的天灵：那是22年前的今天，一样的薄热，一样的昏沉，凌晨4时许，父亲再熬不过病魔的折磨，撒手西去了。他没留给我们什么财富，留下的不过是他坎坷艰难的经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一些国人世代相传的话语，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

1959年盛夏，也是这样的薄热天气，近中午时，16岁的弟弟满身汗渍地驮进一捆土带泥的野菜树叶，他像大战归来的勇士般从自行车后座卸下它们；母亲边端洗脸水边说：你别管了，快洗洗……她黄瘦的脸甚至笑出了一股红晕。看着正在长身体的儿女们因吃不饱而一张张负气的脸，母亲总是像自己犯了罪似地一脸堆笑，到吃饭时一家人围桌而坐，她却转来转去地说她早在做饭时就吃饱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小妹说她见母亲将枕头里的荞麦皮煮熟吃了，母亲却干叮咛万嘱咐叫小妹不要跟她说。今天见弟弟从郊区采了那么多野菜树叶她已有了盘算：野菜可以包菜团子，树叶可以和在玉米面里蒸窝头，一家人可以吃好几顿饱饭了。就在这时，从门外走进一老一少两位男人。父亲一见，立即站起来热情相迎，并命我们一上前见过，叫老者“老姑父”，叫少者“表哥”。继而，又忙命弟弟买肉买肉，母亲重新做了大米粥，烙饼，炒鸡蛋，凉拌黄瓜，猪头肉……今天看来，这待客饭不免有点寒俭，可在那每人每月2斤大米5斤白面2两油半斤蛋半斤肉的限量年代，这顿饭已经十分奢侈，奢侈到吃了我们一家十来天的食量了！他们一住七八天，每天都让母亲煞费苦心计算给谁，这对穷人终于走了，一家人在松了一口气之余不得不更加勒紧裤带，更慌急地寻找填肚子的办法，见母亲又犯了喘病，我抱怨说：这样的年月还走亲戚，这不明明是来抢别人的粮吗？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父亲打断了：你这是什么话！他点了一支烟说：老姑父是很自尊的人，要不是无奈，他绝不会跑北京来找我们！父亲讲了一段更遥远的事：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东三省一直在战乱和饥寒中煎熬。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做“行商”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与人合伙从唐山老家出发，过山海关，过锦州，欲将一些棉线布往沈阳运送，那是个初冬之夜，本想走过山山一带的山路就投宿旅店，不料，车入沟壑间，随着一声唿哨蹿出一彪人马。父亲未及交涉，两辆马车带车夫已经被他们劫走。父亲眼望着车去货空，就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他不记得是怎样回到唐山，也不记得是怎样到了老姑家，只记得他醒来时已经躺在老姑家的热炕上。他只感到浑身发热，隆冬季节，踢掉身上的棉被还是热，他要吃冰，要冷风……老姑和老姑父就一会儿喂他吃冰，一会儿又对着搬入室内的冰块为他扇风……之后，老姑父请医生来家诊视。医生说：“虎痢拉”，此病九死一生，传染性极强，只能死马当活马治……他开了些药，走了。老姑不信这些，她只信她的弟弟不会死，只要她和老姑父在，弟弟就不会死！他们仍是每天煎药喂药，为父亲扇风喂冰，后来父亲全身酸痛，他们又轮番为他按摩……一个多月后，奇迹出现，父亲退了烧，竟能站起身走路了！至于这“虎痢拉”到底是什么病，至今也没人说得清。父亲从回忆中醒来，望着我们说：你们嫌老姑父抢了我们的饭，我还怕我们做得不周全呢！别说只住了这几天，他就是住一辈子，我也该养他。要记住老祖宗的话：受人滴水之恩，也要以泉相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命，更不会有你们！

记忆中，“涌泉相报”当年曾向他施过恩的人几乎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都已成家立业，退休后的父亲也有了一些积蓄。此时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回唐山老家。一是看看生养他的故土，二是报答当年的恩人。第一恩人当然是老姑老姑父。每次回去，他都带足了北京特产、营养滋补品和钱。回京后就像做了一件大事，和我们叙说老姑家的近况：老姑健在，老姑父已死……说着，他哽咽了，说老姑父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等他报恩……不说那年他们父子离京后就再没来过信，是不是怪我们招待得不好？我说只见过大姑、二姑，为什么没见过老姑？父亲这才告诉我，老姑不是他亲姐姐，而是他的一位堂姑。血缘自然重要，但人与人的情感更重在相知相契和彼此的恩德。父亲要看的第二个恩人是他的朋友张子彬。此人颇长清瘦，脸上的银丝眼镜更衬出一股浓浓的儒雅。他是位乡村医生，开了个小小的诊所。解放前夕，父亲遭诬，就在他从沈阳的公司回家探亲时被捕入狱，蹲监一年零两个月后才洗淨别人泼来的污水被释回家。世事变幻中，他的货物资金全被弄走，加之蹲监一年多的磨难，狱难与贫穷相遇，父亲又得了一场大病，只记得他瘦骨嶙峋，一脸苍白，躺在炕上不吃不喝的样子，还记得母亲求告无门，躲在墙角暗泣又怕幼小的我看见的神情。见此情状，似懂非懂的我只觉得喉咙发堵，头脑发晕，也吃不下东西……不知什么机缘，一天下午，张子彬跳下自行车走进我家院落，他握着父亲的手迟疑很久才说说话，此时，一向热情善谈的父亲也捏捏他的手就无力地阖上眼睛。张医生于是拿出听诊器，仔细听了一阵后就安慰母亲说：别着急，能治……他给父亲打了一针，又留下些白色药片，说过几天再来，告辞离去。之后，他三四天来一次，来了就诊断打针。两个多月后，父亲日渐好转，已能下地走动了，他拉着老朋友的手说：“谢谢你，子彬，你的救命之恩我是不能忘的。只是吃了你这么多药打了你这么多针，你要告诉我需付多少钱？”张医生托了托眼镜：“你问这干什么？静心养病。”“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起，可你要告诉我个数。”“数也不告诉你，我能开诊所，还为朋友治不起病！”“那从今天起，我就不吃你的药不打你的针了。”张医生甩出了杀手锏：“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病人的责任就是要听医生的话。”

这幅50多年前的情状和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回老家看望张子彬我们全家支持，我并且想象着这对老友几十年后再相逢会是什么情形。可那次父亲从老家回来却沮丧又悲沉：晚了，晚了，子彬已经躺在炕上，日子不好过呀。要多寄些钱去，多寄些……

薄热依然，想着这些前人的事、前人的话、前人的情愫为人，再看看今日的社会情态，浮躁奢华、尔虞我诈，身上又生起一股薄热，湿浸湿地薄热。

“这说明桃树是美好生命永不灭绝的象征。”

一场白热化的激战暂告一段落，我前沿指战员仍在不懈地注意敌人的动静。这时，坑道口外桃树上的骨朵就像插空儿展示自己的美，一古脑绽开了花瓣，在小雨中，在朝阳东升中，粉扑扑、嘟嘟噜噜地挤满了枝头，成为整个降地上的一个奇观。炊事员老魏一面抽着旱烟袋，一面笑眯眯着眼睛瞅着盛装的桃树，对身边的小卫说：“就像当日我那新媳妇的红盖头。”如在平常，爱开玩笑的小卫肯定要逗上几句，但现在却啥也没说，他明白老魏是触景生情，想念久别的老婆孩子了。

桃花还没全谢时，部队移防至西海岸，这里由友军守备。停战协定生效后，我们这支部队奉命回国，那已经是春秋之交的季节了。当列车跨过鸭绿江大桥时，小卫跟一排长又提起那棵桃树，他想象着说：“一定结了好多的桃子，不知是啥味儿。”

一排长的表情很深沉，反问了一句：“你说呢？”

能是啥味道呢？反正是桃子味儿，不，如果吃起来，会不会也带着硝烟味儿呢？

## 劈面迎来的都是出人意表

□陈善壤

上次回长沙是2006年4月的12日。我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那天是我们单位离退休支部每月活动的日子。喝完早茶才走，过了九点钟。动身的时候气温31摄氏度，到达长沙已是晚上10点，气温7摄氏度。一身单衣单裤，瑟缩之状可以想见。一路上天气变化万千，温度的急骤下降，狂风、暴雨、炸雷、闪电、重雾、冰雹集中于一。一切皆真实，劈面迎来的都是出人意表。我是为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回长沙的，在这里不想再提那件事了。在办那件事的空当里，我就找朋友玩，那天坐的阿斌的车。阿斌是我到广州后结识的新朋友。他经商，为人笃实。他说走京珠高速到长沙只要六个多钟头。我发短信给长沙的朋友，说吃晚饭时可要。这样说已经留有余地的了，我们在四月的阳光下出了广州。天气好得很。从浑浊中钻出来，轻松进入山野，山姿水色，清心明目。我小开车窗，深呼吸，有久病初愈的感觉。上车时阳光明媚，还有点热，后来越来越凉爽，好快就到了韶关。进路边一家餐馆吃饭，空荡荡的就我们两个人。气温比广州低了10摄氏度，天上是一丝丝隙都不留的阴云，凉爽被微冷取代了。我希望旅途悠些些，提议去南华寺看看。阿斌迁就我，把车拐去南华寺。在曹溪门前，有雨点滴到鼻尖上。想起施蛰存前辈调侃过慧能来，他说慧能是个文盲，那两首得了“顿法及衣”的偈语文理不通。什么“菩提本无树”，他的家乡就有菩提树；镜子和安放镜子的托架谁知道不是一样东西，“明镜亦非台”还用说？第二首偈语又说“心是菩提树”，前面已经说了没有菩提树，心又怎么是那没有的东西了？“身为明镜台”，身为什么不为明镜，偏要为那木质托架？20年前在《随笔》上看的，大意如此，精致的文字记不得了。那期《随笔》刊出了施蛰存先生好多东西，当时惊讶老人家的气敏泼辣。他还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百姓没忧你先忧，见不得天下人快乐，老百姓的快乐过去了，你就乐起来了，幸灾乐祸。我说这些给阿斌听，阿斌笑得直痒。我是佩服卢慧能的，他成功创立了中国禅，必有常人不到处。他的思想被认为是“生灵之本本”，岂无一点根源。我还崇敬他家贫如洗又没上过学，居然做出大事。《坛经》上说“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迁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这情形跟我仿佛。我父亲去世时43岁，我5岁，于父于我都太“早”，那时我们屋里住在长沙杜家山，站在门口西望，看得见几十里外岳麓山上“赫石坡”三个白色大字。父亲说是王东原写的。王东原做过湖南省政府主席，当然是反动派，所以那三个十多平方米一个的字，解放后消灭了。至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过的日子，不能写。写作不要搞得涕泪横流。文字有大乐，莫无端找罪受。我二十几岁时也卖过柴，挑过粪，那是在湖南江永。看慧能悟道前的身世，跟我真的差不多。但他于市廛人念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有所感悟，我这辈子看过多少书，听过多少报告、学过多少文件，怎么还是懵里懵懂？智慧愚昧，